

名

刊

收获

文

库

选·萃

1957-1997

E

芸斋小说

陆星儿·啊，青鸟……/韩蕤丽·米兰，我的……

汪曾祺·七里茶坊/张洁·方舟

孙芸夫·芸斋小说



春

风

文

艺

出

版

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名刊文库:《收获》40年/李小林等编. -沈阳:春风文艺出版社, 1997. 10

ISBN 7-5313-1763-X

I. 名… II. 李… III. 文学-作品综合集-中国
IV. I217.1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97) 第 12160 号

名刊文库

《收获》选萃 (1957—1997)

E

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

(沈阳市和平区北一马路 108 号 邮政编码 110001)

朝阳新华印刷厂印刷 春风文艺出版社发行

开本: 850×1168 1/32 字数: 257 千字 印张: 7 $\frac{7}{8}$

印数: 8000 册

1997 年 8 月第 1 版

1997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

责任编辑: 洪 钧

责任校对: 唐惠凡

封面设计: 耿志远

版式设计: 马寄萍

ISBN 7-5313-1763-X/I·1543

定价: 16.00 元

全 15 卷总定价: 240.00 元

目 录

呵，青鸟

陆星儿/1

米兰，我的……

韩蔼丽/110

七里茶坊

汪曾祺/130

方 舟

张 洁/143

芸斋小说

孙芸夫/235

鸡 缸

女相士

高跷能手

言 戒

三 马

呵，青 鸟

陆星儿

这好像是一个童话。很久很久以前，有两个天真的孩子到大自然中去寻找一只羽毛纯青纯青的鸟儿，因为仙女说，那只青鸟，能告诉人们关于幸福的秘密。于是，孩子们走了许多弯弯曲曲的路……

—

星期六。

榕榕盼望周末，又害怕过周末。她默默地坐在面壁的小桌旁，桌上摊满了英语课本、词典，还有密密麻麻地爬着小虫一样单词的七零八碎的废纸片。四方的小课桌，嵌在一张高高的双层床和靠门的一面墙壁间，划出了一块一个多平方米的小天地。在她的身后，是另一个世界。

“啊唷，又是一大包。”黎黎忙碌地收拾着该带回家换洗的衣服。她是妈妈的娇女，拿到了上大学的通知，还得由妈妈像送入托的孩子那样陪着她来学校报到。

“小馋猫，别忘了你的饼干盒。”王苹提醒黎黎。她坐在床上，正套着一条新做的喇叭裤。

“忘不了。这星期我妈托人买了奶油夹心饼干，你们等着吧！”黎黎从书架上捧下一只特大号的饼干盒晃了晃。早空了。每天晚自习后，她都得打开这只饼干盒让大家分享。

“你们看，怎么样？”王苹穿好新裤子，在原地转了一圈。身高一米七五，她是学校田径队的干将。

名刊文库——收获选萃(1957—1997)

“你腿长，穿喇叭裤好看。线条多美！”小鸥评论着。她站在凳子上，像掏什么似的，把架子上的小皮箱翻得乱七八糟。她完全像个中学生，留着童式的短发，弯弯的刘海，齐刷刷地盖住了额头。

线条？榕榕很想回过头看看。她很少注意别人长得怎样，更没想到还有什么“线条”的讲究。过去在林场时，就知道越朴素越好。每次回城探亲，妈妈只能去旧货商店替她买一些式样过时、半新不旧的衣服。

“谁有尼龙绳？”小鸥喊道。

“干什么用？”王苹从自己的床铺下拽出一条。

“野宿植物园，得用毯子搭个小帐篷。”

黎黎朝背坐着的榕榕使了个眼色，聪明的小鸥马上心领神会，“腾”地跳下，一把搂住榕榕：“一块儿去吧。苦了一星期，该休息休息了。别老那么坐着，要会生活。”

榕榕歉然地摇了摇头。

“去吧！”王苹也劝道，“要不，这个星期天，宿舍里又剩你自己……”她还想说什么，有人敲门。

小鸥跳着一拉开门，就冲着王苹怪模怪样地笑了：“怪不得穿上新裤子了！”

门口，站着一个高大英俊的小伙子，领口翻着天蓝色的运动衣。他是省网球队的。

“再见了。”王苹一笑，把小方包搭上肩，大大方方地挎着他的胳膊走了。

“我也走了。”黎黎捧着她的饼干盒。“妈妈在家等着我呢。”

“我……”小鸥拎起打成背包似的绒毯，又看了一眼榕榕。

榕榕这才回过身，勉强地笑了笑：“你们快走走吧！”

姑娘们都走了，“叽叽喳喳”的说笑声没有了，榕榕却站了起来。就剩她自己了，屋里那么安静。平时，和这群爱说爱闹的姑娘们生活在一起，榕榕倒很盼望周末的安静，至少，可以多背几个单词。但是，真的到了周末，伴随着安静的一种寂寞，使她本来就很沉闷的心情，又添了一层淡淡的凄楚。黎黎高高兴兴地回家了，王苹愉愉快快地跟男朋友走了，榕榕不是不羡慕。可是她？……填写新生登记表时，小鸥曾凑过来问她：“你有孩子了吗？”“不……”她慌张地用手臂遮住了登记表。不知为什么，

在这位还跟孩子一样、眼光好奇又带点稚气的女同学面前，她觉得自己的已婚并有了孩子，好像是件不光彩的事情。入学前她就想定了：不和班里任何一个同学谈及孩子，尤其是他。有什么幸福和甜蜜值得炫耀呢？

也许，她应该和小鸥一道去植物园夜游，挤在小帐篷里，轻松地谈论各种有趣的事……不，即使去了，她也不会感到轻松的。上星期测验，她熬了两宿，结果还是不及格。考卷发下来，她傻了似的盯着看了很久，一个个怵目惊心的红“×”，像鱼刺似的哽在了喉咙里，中午没吃下饭。如果终究学不好……她真想大哭一场，但眼泪有什么用，还不是自讨的苦吃。为什么要来上学呢？她有些后悔了。班里的姑娘们都比她年轻，小鸥比她小了足足十岁，但她们却坐在一个课堂里……她变得怕别人问及她的年龄，不愿听到那种怜惜的感叹：“都这么大了，还……”但实际的年龄，并没有赋予她应该获得的一切呀！已经晚了。看来，真不该仅仅为愠气而迈这一步！

操场上的球赛终于散了，榕榕推开了窗子。

天边竟有这样瑰丽的晚照。西天有几抹荔枝红的云霞，渐次开去，是玫瑰红，紫罗兰色，及到中天是淡青。几棵梧桐树稀疏有致的枝叶，在有层次的光线中，也显出了幽深和鲜亮的不同颜色。没有风。枝条上的绿叶，像画在天幕上的布景，一动不动，仿佛都在沉思。

“为什么要来上学呢？”榕榕凝视着窗外。十二年前，当她和一群热血沸腾的伙伴们，带着大城市的喧哗，闯入那神奇的原始森林时，有好几夜，他们就露宿在大树下。繁茂的、密密匝匝的枝叶，宛如一顶绿色的小帐篷，笼罩着一颗颗火烫的心。“一辈子与大森林作伴！”——他们的誓言。但几年之后，一个个都走了。只有榕榕坚持着不走，她是女子采伐队队长，省里树的标兵。可从什么时候开始，她也埋怨起大森林，而最终离开了呢？那一年……

舒榛放寒假了，榕榕匆匆地从山里赶回城看望他，背着鼓鼓的两袋松子。

砍伐、集材、归楞；方子、圆木、小竿……榕榕把林场可谈的一切都谈尽了，而已返城上了大学新闻系的丈夫，对这些似乎也不太感兴趣了。舒榛只是“咔咔”地咬着又硬又脆的松子。还能谈些什么呢？榕榕闷头剥

名刊文库
收获选萃(1957—1997)

出了一把香喷喷的松子仁。

“明天去鼎心园吃元宵。”他终于说。

榕榕最爱吃糯米做的甜食。她很高兴。

点心店很挤。他们刚占上座，就听有人喊舒榛。“过来吧，凑个热闹。”靠窗的一张桌上，坐着四个他同班的同学，两男两女。

“这是榕榕……”舒榛简单地介绍了一下。

榕榕拘束地坐了下来。真扫兴！难得和舒榛一起出来吃点东西，却碰到了这样一群她所陌生的人。他从来没有带她去看看他的学校，去看看他的同学。也许，男人真的多半都爱虚荣，喜欢妻子如花似玉、光彩照人，能引起别人的羡慕、赞叹，也可引得做丈夫的自豪和骄傲。可榕榕显得“老气”了一些。山里的风比刀子还硬，皮肤被吹得像小树皮一样粗糙；和男人们一样抡斧头、拉大锯的脏活重活，使她不得不失掉了一个姑娘应有的娇艳、妩媚、风韵。作为女人、妻子，把她放到现在的大学生里评头论足，她不会是合格的。他大概也觉得不体面吧！确实，他俩坐在一起，有些不协调。舒榛穿着咖啡色的青年式拉链衫，显得年轻、潇洒又有生气。他前额很宽，两条匀称的长眉下，灼灼的目光很富有感染力。开玩笑时，班里同学都叫他“英俊少年”。……刚坐下，榕榕就感觉到那两个和她相对而坐的女同学，在用那样一种眼光打量她。她不自在地把手插在膝盖中间，眼睛不知该盯着什么才合适。舒榛却比和她单独在一起时活跃兴奋。他们马上侃侃地谈论起来：

“意大利女记者法契尼亚，探访了尼克松、阮文绍、霍梅尼……”

“知道吗？世界性新闻：苏联对《静静的顿河》的原作者，提出了疑义，有人认为不是肖洛霍夫……”

“最近刊登的几个外国电影剧本，你们都读了吗？”一个削了运动式短发的女同学，手里拿着两根筷子，激动地敲着桌沿，“嗨呀，精彩之极！《教父》、《华丽的家族》、《礼节性的访问》……”

“看了看了。《华丽的家族》分两期才登完的。”另一个女同学扬起手臂，仿佛她是站在哪个文艺会堂的论坛上：“太深刻了，通过一个家族，揭露整个社会……”她大概早忘了，这里是吃元宵的点心店。

只有榕榕默默地坐着，插不上一句话。这些事、这些书，她没听说过，也没读过。那僻远的大森林，仿佛一道天然屏障，密不透风地将世界

隔成了两半。钻在大山里，她只能像那古老的森林一样，原始地生活着。她突然感到，一种无形的力量，把她和面对的这一桌人，拉开了不可逾越的距离。枯坐着，很别扭。显然格格不入。她真希望元宵快点端上来，快点吃完，快点离开这里。

舒榛他们还在热烈地谈着。这时，一位面孔像冰棍一样白寥寥、冷冰冰的女服务员走过，榕榕忍不住问了一声：“元宵怎么还不送来？”

那个服务员像吃了颗枪子似的跳嚷起来：“等不及，你就别上这儿来吃！”尖厉的声音，像从扩音器里放出来似的，盖住了满屋的嘈杂声。

榕榕马上怏怏地回过了头。桌上的那几个同学，都不约而同地煞住口吃惊地望着她，那眼光里好像有一种鄙夷的神色。但很快，他们又掩饰着什么似的谈论起来。榕榕窘迫地低下了头……

走出鼎心园，舒榛没再说一句话。榕榕也缄默地走着，脚步不由地慢了，渐渐地落在了他的后面。舒榛却反而加快了步伐，独自蹭蹭地在湍急的人流中走远了。

“我和你之间隔着大森林……”回林场后，榕榕想在信中写上这样的话，但还是犹豫地划去了。不仅仅是大森林啊！每星期六，舒榛从学校回来，一看到他那只塞得鼓鼓的帆布书包，她总觉得，它像一只神奇的魔匣。乘他不在的时候，她会忍不住地去翻看，书、笔记本，甚至夹在书页里的一张张随手划写的小纸条，仿佛那里面真的藏着变幻无穷的秘密。她知道，不是秘密，那是他感兴趣的“世界”。正是这个“世界”，把他们越来越远地拉开了……

一张撕得不成形的破纸条，从一本教科书里飘落了下来。

一团火，
又是一首诗。
一尊高傲沉静的石塑，
一个普普通通的劳动者……

他的一首小诗，题目《妻子》。这是他希望于她的吗？她是一团火，但不是一首诗。她是一个普通的劳动者，但不是高傲的石塑。显然，她与他的理想，相去很远。鼎心园吃下的那几个元宵，好像不会消化似的，又

在她的心里滚动了。比铅球还沉重……

难道，就是为了消化掉这几只“元宵”，她才咬咬牙来上学的吗？……榕榕转身把桌上的一大杯冰嘴的凉开水，一口气灌进了肚里，仿佛要压住什么。心口感到丝丝发凉。她冷静了些，又抓起课本，强迫自己像精卫填海似的，衔着这些铅印的字母来塞满脑子。但一拿起课本，头又昏昏然了，书页上纤细的字母，犹如一只只蝌蚪不停地穿梭闪动。她靠上椅背，轻轻地闭住眼。真累啊，她真想躺倒在床上，蒙住被子，什么也不想地睡上几天几夜。这种感觉，曾经不也有过一次吗？……

帐篷外，挂在大树上的拉线广播在响：“……我们林场的女子采伐队，就是‘四人帮’极左路线的产物……”榕榕倒在铺上，昏昏沉沉地闭着眼。十年的积劳，似乎在这一刻间迸发了，她只是觉得累，累得连思想都停止了，脑子像一片被大火烧烬的林子，弥漫着白蒙蒙的青烟。生活也被大火燎了，什么也没留下……她大病了一场，身体一下子垮了，经常头晕。医生说是贫血，因为劳累过度……

是啊，应该走出这原始森林了。

在办理顶替手续时，她从医院拿回了化验单：阳性（+）。是儿子还是女儿？她的心猛地跳荡起来，仿佛那个幼小的生灵，已经以他（她）的运动、呼吸，加速了她心律的跳动。她真是又惊又喜，还有点害怕。要做母亲了，她没有思想准备。母亲？……一种新鲜的、神圣而又强烈的感情，像春天里刚刚融解的小溪水，淌进了她的心里，柔静平缓又暗暗地带着新的活力与希望。十年，她好像没有真正地生活过。对妻子、丈夫、家庭，她好像还是陌生的；甚至一想到他，还有些难为情。但就是这种陌生的生活，却那样出其不意地一下子闯到了她的面前。马上写信告诉他！不，打电报。她像赶火车似的跑到邮局。一个男同志递出了电报纸。榕榕的脸红了。真傻，怎么往上写呢？她讷讷地说了声：“对不起。”又逃跑似的奔出了邮局。还是不告诉他，等办完了手续，突然出现在他面前时，再咬着他的耳朵悄悄地说……他会怎么样？一定高兴得叫起来，灼灼的眼光，会化成一片比阳光还明朗、温暖的笑容。她甜美地想象着。

办完手续的那一天，榕榕怯生生地推开了场部理发店的门。坐上皮

椅，她新奇又有点害怕地看着镜子里的自己不断变化着：长辫削成了短发，短发又卷起了一层层波浪。当理发员又在她背后举起一面长方的镜子时，她只觉得肩膀托着一个新安的脑袋，不会转动了。这是我吗？她自己都不敢认了。但她还是喜欢这种变化。得和少女时期告别了，得和过去告别了。她感觉到，怀着的这个小生命，使她的心理发生了一些变化，连说话声也变得轻了、柔了。她希望回到家时，自己的一切都是新的、变化过的，而且，还带给他那么多喜讯。他一定也会喜欢的，他不是老早就说过：女人应该温柔、应该打扮吗？

但在推开家门的一刹那，榕榕倒有些紧张了，她拎着旅行袋不安地注视着舒榛第一道目光的反应。他先是吃惊地盯着她，并没有那种突然见面的欣喜。然后又有点厌恶地移开了视线。

“不好看吗？”

“像什么样子！”舒榛点着一颗烟，狠狠地吸了一口。

“我……”榕榕有点不知所措，甚至忘了该把手里沉甸甸的旅行袋放下。

“不懂美就别美。明天去把头发削了……”

还有兴致谈其他的吗？就连孩子的事……

“《怎么办》你读完了吗？”晚饭后，他突然问起了书。一个多月前，他从学校图书馆借了寄给她的。

“读完了。”

“喜欢吗？”

榕榕点了点头。其实，她说不出是喜欢还是不喜欢。对书里大段大段阐述的道理，她并不完全理解。

“喜欢的话，我们就照着办。”舒榛的脸色缓和了，他帮榕榕捋了捋额前的发丝，“顶替进厂当工人……既然你一定要走这样一条路，我也无法阻挠。你办回来，我们就要在一起生活了。但我不能想象，就这样厮守着，被没完没了的琐事杂务捆住手脚……”他真是这样想的，他还不愿意在一座避风的小岛上居留下来。因为生活的船，总要绕过这些小岛前进的。如果你想驶进大海。“我们能否像《怎么办》中薇拉提的那种方式来生活？暂时互相不干涉、不过问对方的事情，互不影响，互不牵扯，保持相对的独立性……”

名刊文库
收获选萃(1957—1997)

这算什么？榕榕不能接受。“车尔尼雪夫斯基的观点，是空想社会主义的，实际上行得通吗？”

“但这确是一种新思想。婚姻不能只像一根绳子，把两人拴住。”舒榛又忽然冒出一句，“大学招生的通知，最近要发下去了……”

榕榕明白他的意思。他曾劝过她：“高考制度要恢复了，你能不能抓紧时间把功课复习一下……”她不敢想象走进考场的一刹那。她用什麼来回答那一道道考题？握惯了粗笨的油锯、斧子，再去捏太纤细的笔杆，反而感到沉重了。她没有充分的自信去作这样的尝试。榕榕沉默了。她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他。调转、孩子，已把她的心占满了，她还来不及去想《怎么办》中提出的那种生活方式。

“榕榕，我希望你能改变一些。”舒榛很恳切，也很坦率，“不知你是否意识到，虽然，从思想到经历，我们有些共同的基础。但我们的性格、情趣、生活态度、审美角度……都有分歧，有差异。我不希望这种差距一成不变地存在下去。否则，我们都不会幸福的。”

榕榕的心，像落日颤栗着沉了下去。那几个“元宵”，似乎又飞速地碾压过来，还曳过那两个女同学异样的目光，曳过他不满地甩下她独自朝前走去脚步……“你不要讲了！”她几乎在叫喊。“那你当初为什么……”她只感到，他冷冷吐出的每个字，都像蒺藜似的，带着无数细小而又尖利的针刺扎着她的心。她无法控制住自己，撞开门，冲了出去……

除夕之夜。

深夜十一点半的火车。开往哈尔滨。

车厢几乎是空的。谁愿意在这样的时刻，上旅途奔波呢？榕榕软软地靠着车窗，凝视窗外的眼光，似乎在等待什么。他会赶来吗？如果他跳上车，从行李架上一把拽下旅行袋，她会顺从地跟着他回家的，还会忍不住地马上告诉他：“我们有了……”

月台上，只有几个穿制服的值班员，在寂寞的灯柱旁走来走去。冷冽的空气里，爆竹声时断时续。火车没有鸣笛，默默地开了，好像也不愿在这样的佳节里远行。榕榕用手捂住了眼睛……

天黑下来了，月亮刚闪现，又躲进了云朵里。“天也是这样黑……”榕榕感到身下的椅子在轻轻地摇晃，仿佛她还坐在车厢里。不，是头晕得

厉害，她又用冰凉的手捂住了眼睛……一年前的不辞而别，她只留下一句话：“这一年，不要通信了！……”事后，她也惊诧自己会下这样的决心。在感情上她从来是软弱的。

她还是回到了大森林，也不再提调转的事。回家干什么？她想通了，没有平等，是不会有爱情的。她只是默默地工作，默默地复习，又默默地来到了医院……

妇科手术室的门关得紧紧的。榕榕站在门口，怔怔地看着从手术室里被丈夫搀扶出来的妻子，脸色苍白地呻吟着从她身边走过，一阵剧痛，仿佛从心底钻出，攫住了她的全身。“你是来做手术的？”一个上了年纪的老护士走来。她的眼光很灵，“第一胎。为什么不要？”为什么？孩子应该是爱情的结晶、幸福的象征，可她的幸福和爱情呢？她不由地捂住腹部，手颤抖了。她无法回答，只感觉到那个小生命仿佛在挣动。孩子有什么罪责？为什么她就没有勇气承担一个女人应该承担的一切，用自己的肩膀独立地撑起生活的全部重负？吃苦受累，在她是不会惊慌抱怨的，深山老林的十年，什么样的艰难困苦没经受住。只是，有了孩子，学校能录取吗？对一个有了孩子的女学生，别人会另眼相看吗？……不，谁都应该理解，这是一个特殊的年代！

榕榕款款地朝老护士摆摆手，突然，转身飞快地奔跑了起来。跑出医院大门，她才深深地吐了一口气……

“宝宝睡着了吧？……”缠人又难忍的思念！好几次，她把宝宝满月时拍的照片，放进了空信封，“寄给他，不附字条……”但每一次，在犹豫之后，又取消了这个念头。她以为他会来信的，但没有。她似乎天天在等待，又一天天陷入了更深的失望……

他终于没来信，快一年了……潜在心底的悲哀、委屈，又冒了出来，弥漫着，深深地控制了榕榕的情绪。下午刚强记住的几十个单词，也被这种情绪淹没了。

出去走走吧！孤单单地在空荡荡的宿舍里，她无法拽住思绪的缰绳，它们会把她拖进更深、更窄、更解不脱的苦恼之中。

“笃笃笃”，敲门声。

“谁？”榕榕揉了揉有些发涩的眼皮。

“榕榕在吗？”一个熟悉而又陌生的声音。

一打开门，榕榕就惊叫起来：“赵国凯？！”她愣在了门口，只是用欣喜又疑惑的目光探问，“真是你吗？”实在太意外了。十多年不见了……

“怎么不请客人坐呢？”赵国凯很自然地一笑，口气平柔，仿佛昨天刚来过似的。但他那两条神气的眉毛，兴奋地抖动着，“在校园里英语系的黑板报上，看到一个署名榕榕的，我就找来了。”

“叫榕榕的可多了。”

“那就说一声：‘对不起……’我是准备着打回票的。”

榕榕吃吃地笑了。“你也在这个学校？什么系？”她一边问，一边猜想：可能是国际政治系。在中学时，赵国凯就是个“小政治家”，说话有极强的煽动性，还有一副居高临下的架式。不管班里搞什么活动，他总是当然的领导者，同学们似乎也愿意默认他的这种地位。文化大革命，他是学校的红卫兵头头，还担任了全市中学生红卫兵联席会的召集人。在榕榕的记忆中，赵国凯的身上有一种威风自信、有气魄干大事的领袖风度。这种“风度”曾吸引过她……但眼前的赵国凯，和她记忆中的那个，似乎有些若即若离了。他变了。哪些地方？榕榕在心里审视着，又和那个穿一身军装，套着耀眼的红袖章，演讲、辩论时，总是激动地抖动着满头浓密又蓬乱的头发的他比较着。

赵国凯穿着一件洗得有些泛白的旧工作服，平平常常的；头发推得很短，额前略有些稀疏了。只有那两条匀称的眉毛，依然那样神气地横卧着。但眉毛下的两道目光，仿佛被什么缓冲过了，变得谦和而又深沉，少了从前那种锋芒毕露、咄咄逼人的光芒。

“我在中文系研究生班。”赵国凯最简单地介绍了自己。“没想到你读上外语了。这些年过得怎么样？”他很想知道她的一切。但是，进门后第一面的直觉，和他想象中的她，那样不同……

“连我自己也没想到……”榕榕很沮丧地叹了口气。一种固有的信任

感，使她在赵国凯面前，一点也不想掩饰内心的那些最真实的情绪，虽然他们很久不接触了。“还是听你谈谈吧，我没有什么可说的。前几年很顺利，所以也很苍白。没学什么，也没思考什么，还有过颓丧的时候，只想钻进安乐窝，又发现这个窝并不存在……”她很沉重地低着头，说得很快，因为不用措辞。

赵国凯惊愕地望着榕榕。他没有想到，她的脸色那样憔悴，神情又是那样疲倦，好像刚从哪儿打败了回来，又仿佛大病初愈还没得到很好地恢复。他只知道，在林场，她一直是个工作出色的标兵、模范。结婚了，爱人又上了大学。想象中，她的生活总该是风和日丽的，不像他……而且，一直保留在他心里的，是她的纯净又欢快的笑声，像蓝天下、春风里响过的鸽哨。正是这笑声，在他蹲监狱一年多痛苦不堪的思索中，曾给过他许多安慰……他的被拘捕，是因为中学生红卫兵联席会，参与了儿所大学炮打张春桥的斗争。但他庆幸自己是在步行串联后才失去的自由。而那次串联，只有榕榕，跟着他坚持走到了井冈山……他很想告诉她，在拿到研究生录取通知后，一个很偶然的机会，使他又沿着当年他们步行的路线，进行了很有意思的旅程。沿途，那一个个熟悉又陌生的小站、村落，引起了多少回忆和遐想啊！……

一个名叫石荡湖的村庄。进村口，他们唱着语录歌：“哪里有困难，有问题……”村边，一条清亮的小河，河岸上长满了萋萋的青草，又不时响过纤夫沉重的脚步声。水田里，稻米长而透明，青蛙“扑通”“扑通”地跳着。还记得，那个名叫陆爱珍的小姑娘，为父亲做的饭不够他们狼吞虎咽，生气地哭了。榕榕给她讲笑话，逗得还挂着眼泪的爱珍，格格地笑着和榕榕抱成了一团……

山坳里，有一星灯火。敲开了门。有一位老太太和两个女孩。在昏暗的油灯下，老太太用那样一种审视的眼光打量他们：“你们俩是住一间房？”“不，不！”榕榕急红了脸分辨着……

南昌“八·一”纪念馆门口，排成长龙的队伍，甩出了好几里。“我排着，你回招待所休息。过三小时再来。”赵国凯命令着。榕榕悄悄地走了。赵国凯靠在路边的树上睡着了，又冷又乏。三个小时。他忽然醒了，身上盖着榕榕的大衣。他翻身跳起，沿着看不见头和尾的队伍，一边找一边叫。快到纪念馆大门口，才看到了她。她静静地排在队伍里，瘦削的两肩

微微地缩着，身上只穿着薄薄的夹袄……

那时，她还是一个小姑娘啊，那么单薄，那么孱弱，却硬是徒步走完了几千里路……当火车载着他，又重游这段路程时，仿佛还能看到，在铁轨边那条狭窄的、长长的沙石路上，还留着他们那一串串的脚印。一股挚情，像渺渺游动的云气，牵着他的心，飘翔了起来，那么纯洁，那么美好。留在记忆筛子上的闪亮的种子，有着多强盛的生命力啊！

赵国凯没有和榕榕提起那些往事，也没有告诉她，他重返过他们一起走过的上山又下山的路程。他只是把那一颗颗“种子”，很深很深地埋在自己心里，并锁进了她的笑声……

但一看到她像雾一样忧郁的眼光，响在他心里的那像鸽哨般轻快的笑声，忽然飘远了，越来越轻。他这才感到了一种时间的跨度。岁月带给人的变化，是难以预料的。他感到一种深深的惋惜。他把声调尽量放轻松一些：“生活总有坎坷，但我想你会考上大学的。”

“大学？……我都想退学。考试不及格……”榕榕咬住了嘴唇，但眼泪还是簌簌地滚了下来。她背过身去，“学得很吃力，基础不好……”

她太缺乏信心了，赵国凯想。在那段遥遥千里的路途上，他曾发现，她内在具有一种强于一般人的毅力和素质。难道她自己不感觉到吗？

“你怎么那么自卑呢？无论干什么，最起码的一点是自信，十分自信。要不然，靠什么支撑自己？”

“自信得有依据，我从小到大，好像没干成过一件能显示自己聪明、有才干的事。”

“过去没干成，还不能说明什么，那是历史造成的。很难说，我们这批人当中，谁已经干成了事。但将来一定得干成。”赵国凯忽然想到什么，独自笑了笑，“想听故事吗？”他的口气好像在哄一个小女孩。

榕榕还有泪痕的脸上，闪出了一丝笑容。见到赵国凯，她像见到了阔别已久的哥哥，感到异常亲切。“你呀，还是老样子。”她捧来了暖壶，“那么，先得给你泡杯麦乳精罗。”她还记着他的“老规矩”。赵国凯会讲故事，那在全校是出了名的。但每次讲故事，总有个先决条件，得给他端点喝的，而且不能是白开水。

赵国凯接过榕榕泡的又甜又香的麦乳精，贪婪地喝了一大口，还呛了一下。他不在乎地用手背抹了抹嘴：“从前有个小姑娘，她总觉得自己长

得丑，所以从来不注意修饰、打扮自己，对周围的一切事情也都漠不关心，脸上还老是摆出一副严肃的神情。这种样子，使她不讨人喜欢，大家的目光也就越来越远离她了。有一天，一个衣衫褴褛的老太婆跑来跟她说：“啊，姑娘，我看你长得蛮好看，挺俊的，一点不丑。不信，你买面镜子照照，再把头发梳一梳，采朵花插上。”小姑娘将信将疑，试着买了面镜子，在路边还摘了朵小红花。回到家，她对着镜子照呀照，渐渐的，她发现镜子里的自己，变得顺眼了，好看了。从此，她像别的姑娘一样，也穿上了花的连衣裙。慢慢的，小伙子们的眼光，也都开始注意她了。”他像给幼儿园的孩子们讲寓言、讲童话那样，把故事说得很通俗。

“我又不是孩子。”榕榕不好意思了。

“可有时候，孩子们都该懂的道理，我们却还不彻悟。”赵国凯很认真地说，“这个故事讲了一个道理：美丽，是需要对着一面想象之镜，不断地观察自己、打扮自己、肯定自己、欣赏自己、摆弄自己。人生的一种意义，不就在于认识自己吗？要不，人类哪有勇气面对整个大自然？”

“自己？”榕榕朦朦胧胧地感到一种新鲜，她好像从来没有意识到，应该想想自己，甚至也像那个“丑”姑娘一样，很少到镜子前照量自己。她不由得有这个必要，也没有这种兴趣。一到采伐旺季，忙得连梳头的工夫都没有，还照什么镜子，反正成天都套着柳条帽。“那个‘丑’姑娘到底变得好看了。也许，她本来就不‘丑’吧？”榕榕还在想着那个故事。我自己呢？自己？……这两个简单的、一年级小学生都认得的字，却把她难住了。该怎么认识自己？她这才感到，赵国凯的故事，含着一个真够她琢磨的问题。虽然，她没能一下子想明白，但那个小故事，犹如微明的晨曦，带着一种希望与信心隐隐约约地透进了她的心里，她忽然觉得轻松了一些。

“谈谈你的情况吧！”榕榕沉思了一会儿，又给赵国凯倒了点水，“听说你在农场一直挨整，是因为红卫兵联席会，还是为你父亲的问题受牵连？”

“两者都有。一直列为专政对象，直到粉碎‘四人帮’。”赵国凯说得很轻松，似乎在告诉她，他去哪个风景区观赏了名胜古迹。“教训很深，但也懂得了一些。当初，我们冲冲杀杀，天不怕地不怕，还以为中国的事，在我们的大喊大叫中便能解决。这些年想了很多，思索的痛苦，使神

名刊文库
收获选萃
(1951—1991)

经都要分裂了，才算明白过来。”他不由地把手指插进粗短的头发里摩挲了两下。

怪不得脱了不少头发。榕榕望着他问道：“你明白了什么？”她很想知道下去。有人说，世界、生活，只对那些可怜的人是可怜的，只对那些空虚的人是空虚的。但她还找不到一个既准确又简明的定语，来概括自己对世界、对生活的看法。

“我感到，我们本身太弱了。想改变我们这个国家的热情是可贵的，但我们没有自己的思想和真知灼见，不具备能切实解决一些问题的各种本事，也缺乏对中国、对世界历史进程和发展状况的真正了解。凭什么去改造？从来都说我是个‘狂妄分子’，每次挨批，都有这顶帽子。那时候，不论别人怎么上纲上线，我都视这个称号为骄傲。但沉静下来读了点书，才发现，过去的‘狂妄’，不过是浅薄无知的自我扩大。整整三年，我没有回家，拚命看书，想把空泛的脑子填满。文学、政治经济、哲学，什么都学。”

“那你现在的专业？……”

“比较文学。有比较才有鉴别，要从整个人类文化发展的普遍规律中，寻找和总结我们民族文化的特点，源和流。”

他想得真广。榕榕从赵国凯深邃又充满自信的眼光中，感到了一种振奋的力量。

“你看我，一说起来就煞不牢。改不了的老毛病，自我吹嘘。”赵国凯推了推桌上的杯子，好像要推走什么似的，“还是听你谈谈。”他交抱起双臂，“有家了，还好吧？他在哪儿工作？”

榕榕刚刚卸了点负担的心，仿佛又猛地压上了重荷沉了下去。有家了，好不好？她可以在任何人面前不说真话，装出很幸福、很美满的样子。但让赵国凯看到的，不应该是假相啊！这种愿意把自己全部端出去的信赖，在生活中是不多的。她很珍视。可是，她能简单地告诉他，好还是不好吗？她先回避了些，只是说：“他在报社。”

“搞新闻？这不错。”

“是不错……”榕榕的眼里闪过了一丝淡淡的苦笑。

赵国凯马上感觉到了什么，不再问下去了。

“说来话长，以后再谈吧！……”榕榕叹了口气，她感到心口像被什